

# 張大千外傳 (終篇)

(本文插圖刊五、四一頁)

戚宜君

## 真真假假假真真

齊白石說：「畫得太像是媚世，畫得不像是欺世。」他的意思是說：畫家筆下所出現的景物，要在像與不像之間，才能充份表現景物的氣韻，及作畫者的風格和才情。

張大千說：「抽象畫是由繁入簡的一種過程，對一個畫家而言，具像的路子走完了，難免會走入抽象。」馮幼衡問他：「如果抽象的路子也走完了怎麼辦？倘若一味抽象下去不也是另一種僵化麼？」張大千天真的沉吟了一會兒笑着說：「妳倒把我問倒啦！哎呀！抽象畫這個東西，不能不懂，我們就算不懂也得裝作懂啊！」

誰都知道張大千對於鑑定古畫，有他獨到的功力與見地，暮年在「摩耶精舍」中，他忽然悟出明代文徵明的作法頗有道理，於是凡屬請他鑑定的古時名家書畫，他一律說是真的，就是仿製他的作品，他不但一口承認，還煞費苦心的在原幅上塗塗改改，使那幅假畫更像是他的真蹟。因為文徵明的習慣作法，就是對想買書畫而請他鑑定的人，一概說是真蹟，因為要賣畫的人，一定是

因為家貧無以為生，才忍痛割愛，藉此得以活命；而想買畫的人，手頭必然有幾個閒錢，既可助人於危難，而又不傷大雅，何必忍心拆穿呢？張大千更認為買畫的人既然花了高價錢，就算是假的，又何必指出來，讓人家後悔傷心呢！真假並不重要，只要擁有它的人認為是真的，也就有了它的價值。

早年張大千可不是這樣作法，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，一點也不肯含糊。有一次張岳公拿了八張石濤冊頁給他鑑定，張大千一眼便看出是假的，於是說：「題款是真的，畫却是假的。」岳公聽他這麼說，便輕描淡寫的把那些冊頁交給他，說：「既然畫是假的，就放在你那裡好囉！」

那些冊頁上有許多石濤朋友的題字，專門造假畫的李筠庵把題款挖下來，貼到他描摹的假畫上，而真畫上面則蒙着照寫一遍假題款，這樣一來，一份就變成兩份了；一份是真款，一份是真畫，既不容易識破，而且兩份都可以取信於人。後來張大千還會把真的和假的放在一起展覽，讓世人作一比較呢！

張大千從不諱言自己以前所作的假畫，公然

在世界各大博物館陳列，一幅是「大英博物館」的巨然繪畫，一幅是「瑞典博物館」的梁風子畫猿，一幅是「夏威夷博物館」梁風子的睡猿圖，這些畫幅都是經過國際專家以科學儀器審定，而共同簽字以後買去的，實際上却是出自張大千之手，為了維護那些專家的顏面，所以始終不肯正面說破。

## 笑話出籠百無禁忌

張大千喜歡講笑話，有他在場便覺笑語聲喧，滿室生春。他一生喜愛平劇，地方戲劇也一視同仁，年輕時候也曾粉墨登場，與名伶交往更是水乳交融，老一輩的與他均有深厚的交情；回臺定居後，凡是稍具氣候的伶人，差不多都得到過他的贈畫，也都作過「摩耶精舍」的客人。

小一輩的伶人與張大千在年紀上相差均在半個世紀以上，因此順理成章的尊稱他為「張公公」或「張爺爺」，但是張大千却不願接受，理由是徐雯波夫人還不算太老，稱她「張婆婆」或「張奶奶」，她會不高興的，所以甘願自動降格，要人家叫他「張伯伯」。徐露自認與徐雯波夫人

(篇終) 傳外千大張

年紀相差不過，索性便稱張夫人為「姐姐」，從而張大千便成了「姐夫」了，張大千還很高興有這樣一位標緻的小姨妹呢！

「摩耶精舍」的工程不斷的在進行，有一次天井中又在挖掘池塘，張大千食不知味，簡直是一飯三吐哺，牽掛着工程進行的情形。有一天中午用飯時，張大千說：「從前有個老客齋鬼在臨終前，始終伸着兩隻手指不肯斷氣，旁邊的家屬問他是不是耽心那兩件事？那兩個人？還是那兩處田地？有關「兩」的問題都問遍了，還是不瞭解他心裡究竟指的是什麼；後來還是他的老伴會過意來，命兒女把他床邊油燈內的兩根點燃的燈草挑掉了一根，老人才安心的含笑瞑目逝去。」

張大千中飯尚未用完，便急着想拄杖離開了飯廳，匆匆忙忙的要去督理施工的情形，徐笑波夫人嚷着說：「老太爺呀！你急個什麼勁兒？工人們也在午飯休息哩！你把這頓飯好好的吃完嘛！不差這一點時間啊！」

張大千一邊往外走，一邊答話說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我就跟那個吝嗇的老傢伙一樣，心裡老是記掛着那兩根燈草。」張夫人笑着搖搖頭，實在拿他沒有辦法。

### 五花大綁還下油鍋

有一天「摩耶精舍」招待一批客人，品嚐「大風堂」的名菜，客人有樂總的徐道昌大夫，平劇名伶徐露女士，書畫鑑賞家徐伯郊，女記者徐敏和，連同徐愛波夫人，姓徐的共有五位之多，張大千順口說道：「啊呀！今天可不得了啦！我

簡直是給姓徐的包圍啦！」

張大千老年時常到「樂總」復健部去作電療，電療時需要用好幾根電線和特殊裝置，扣緊在身體的關節處，而且還得把雙手浸在一種有溫度的臘油鍋內，以幫助神經系統的穩定，張大千笑謂友好道：「老夫真是罪孽深重，不但上了五花大綁，還得下油鍋呢！」

電療小室內，原有兩張臥床，有一天畫家李奇茂前往電療，一進門突然看見銀髯拂胸的張大千輪在床上進行理療，隨即趨前問候，張大千風趣的說：「你來幹什麼？這裡是九十歲以上老人才可以來，而我不過九十歲是揩油來的，而你呢？」李奇茂接着說：「您老是來揩油的，我也是來揩油的！」

有一年秋夏之交，幾場斜風細雨，頓覺寒氣逼人，張大千一不留心便患了感冒，住進樂總治療休養，張岳公前往探視，張大千很高興的說：「我自己的發燒已經退了，可是我家的黑猿也患了感冒，還沒有退燒呢！」

張岳公面對這一位詼諧成性的老友，不覺也展露了他風趣的一面，笑着問道：「你和黑猿誰先感冒？」

張大千不明就裡，據實答說：「是我啊！」

「那就好，如果是黑猿先感冒，說不定是牠傳染給你，如此一來就要送你進獸醫院去治療了。」

民國七十一年，歲次壬戌，根據十二生肖子鼠、丑牛、寅虎、卯兔、辰龍、巳蛇、午馬、未羊、申猴、酉雞、戌狗、亥豬的屬性，這一年稱

作「狗年」。歷史博物館循例出版了一套十二張的「狗畫明信片」，均為知名畫家作品，封套上選用張大千所畫的「北京哈巴狗」，活潑可愛，呼之欲出。當一大包「狗畫明信片」送到「摩耶精舍」的時候，張大千看了又看，不禁啞然失笑道：「狗畫明信片，凡是有畫在裡頭的都變成狗了！」

當時在座聊天的人，看見封套上中文印的是「狗畫明信片」，英文印的是「THE YEAR OF DOG」。如果把「畫」字當作「名詞」解釋當然是「狗畫兒明信片」，如果把「畫」字當成「動詞」來看，那不就是「狗畫的名明信片」了麼！倒是英文「狗年」不會有其他聯想的可能。

### 轎伙心情各有不同

從前在交通工具不夠發達之際，四人抬的大轎便是千年以來最豪華的代步享受，坐在轎內的人固然是心曠神怡，既威風又神氣，然而四名轎伙除了汗流浹背，使盡力氣而外，彼此的神態和心情也各有不同，張大千以四句話形容得一針見血，入木三分：

最前面的轎伙是「揚眉吐氣」；  
第二名的轎伙是「不敢放屁」；  
轎後的那一名轎伙是「昏天黑地」；  
最後的一名轎伙是「拖來拖去」。

試看抬轎子的最前面一人，具有開道及帶路的責任，趾高氣揚的吆喝路上行人迴避，並斬釘截鐵的關照後面的伙伴快慢左右，真可謂「揚眉吐氣」了，而後面的三人就非得亦步亦趨不可

中外矣！

而第二名驕伏的背後，正對着轎門簾子，轎子裡坐的不是老爺就是夫人，再不然就是少爺小姐，如果毫無顧忌的排氣放屁，臭氣直沖轎裏，豈不唐突貴人，如何使得，所以就「不敢放屁」了。

轎子後面的驕伏，視線被高頂的轎子阻擋，不但看不見前路，就連左右也看不清楚，雖有眼睛而無處使用，只有「昏天黑地」盲目跟進的份兒了。

最後面的一名驕伏更是完全使不上勁兒，尤其在轉彎抹角時，他的幅度特別大，彷彿被「拖來拖去」似的，也只有跟隨打轉而無可奈何了。

### 驚險遭遇渾身駭汗

張大千一生遭遇過不少險象環生，驚恐萬狀的局面，端賴吉人天相，每次都能化險為夷，安然無恙。唯獨有兩次，當他置身危險狀況之中時，清楚感受到危險的逼人而來，雖然也能安然渡過，但是每一憶及，餘悸猶存。

民國三十年由重慶坐飛機回成都，升空以後，飛機的艙門突然被風吹開，冷冽的強風灌進機艙，乘客被吹得從座位上飄起來，好在機上的工作人員想盡了辦法，才把機艙門合攏了，雖然刺骨的寒風令人直打哆嗦，但是一個個都嚇得面無人色，冷汗透衣。

另有一回是張大千同他的十多歲兒子夜渡索橋，也就是四川都江堰上那道搖搖晃晃，又長又窄的索橋。下面是驚濤駭浪的激流，猶如萬馬奔騰，白天尚且提心吊膽，何況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。他們提着燈籠，小心翼翼的向前走，正好走到一半的地方，一陣狂風吹熄了燈籠，刺那間黑漆一片，但聽橋下波濤奔騰，恍如鬼哭神號，四周黑影幢幢，寒風淒厲，不禁為之毛骨悚然，心想：「這下子可完了，要是掉到橋下，不止是粉身碎骨，就連屍首也要葬身水底。」真箇是進退兩難，亂了方寸。

兒子問他怎麼辦？張大千強作鎮定的向兒子發出命令道：「丟掉燈籠，扶緊鐵索！」於是父子兩人凝神定氣，像瞎子摸黑一樣，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，終於走完了全程；自然又是一身汗透，事後張大千回憶起來說：「那一段索橋摸黑夜渡，要算是我這一生走過的最兇險、最駭怕、最艱難的一段路程了。」

### 孫女綿綿同遊梨山

張大千的孫女綿綿，自幼聰明乖巧，每天賦在爺爺的懷裡，撒嬌耍賴，逗得爺爺心花怒放，笑口常開。在「八德園」居住時，綿綿三歲就會說巴西話，但同爺爺交談却是道地的四川話。

張大千每次外出旅遊都想帶綿綿同行，親友們都說她太小了，除了花錢而外，根本不懂得欣賞各地的風光，所以當他旅遊在外時，想起綿綿在家陪他散步賞花的情景，便深深的陷入濃郁的懷念之中。

張大千回國定居以後，綿綿也已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了，平日留在美國讀書。民國六十八年暑假回國，與爺爺一同前往梨山遊覽，到了臺中

，綿綿說：「爺爺，我們坐飛機去好嗎？」於是他們包了一架直昇飛機上山，從雲端俯瞰羣山聳翠，真是美麗極了，這使他想起若干年前飛機爲了躲警報，環繞峨嵋山飛行的往事，同樣是如詩如畫的風光，心中不免有許多感慨湧起。

正值梨山水蜜桃成熟的季節，回程攜帶了大批紅瀾瀾的菓子，深恐車行顛簸，所以仍包直昇飛機回臺北，回到家裏，所有的水蜜桃連一個也沒有碰壞，真是一次愉快的旅行。

### 上國衣冠豈可隨便

不管走到那裡，張大千永遠是一襲中國布袍、一雙布履，十足表現出中國人雍容儒雅的氣度和風範。

古典美人入畫，而現代女性不入畫，便是因爲古典美人的服裝有恆久不變的特色。張大千常說：「近半個世紀多來，中國始終沒有一襲足以代表我們自己的衣冠，連大使呈遞到任國書，穿的都是洋服，那麼誰曉得你是中國人？韓國人？日本人？女人們的服裝也全都西化了，沒有朝着中國傳統的優美型式和高雅的角度去發展。」並慨嘆道：「袁世凱雖然妄想登基不成，空留許多罵名，但他文武百官的服式却全設計好了，這是袁某人唯一可取之處。」

昔時婦女不但纏腳裹得密不透風，就算是不纏腳的也必須穿上布質或綾羅製成的襪子，那像是今天的婦女光着雙腳套一雙皮鞋，簡直不成體統。昔年張大千在京滬鐵路車上由於天氣燥熱，

張大千傳外(篇終)

忍不住脫了鞋襪，惹得鄰坐的一位女士皺眉掩鼻，甚至招來警察進行干涉；張大千理直氣壯的說：「現在不是講究男女平等麼？那位小姐為何不穿襪子呢？」氣得那位小姐直瞪眼，警察見他說得有理，也對他莫可奈何！

由於張大千的名氣太大，報章雜誌上經常報導他的消息，慣用「張大師」來稱呼他，或由於手民誤植，或由於印刷不清，「師」字常被誤認爲「帥」字，因此他行踪所到之處，忠厚老實的鄉下人，便恭而敬之的尊稱他爲「張大師」了，每每弄得他啼笑皆非；但是眼人家敬謹誠摯的態度及模樣，也就不忍心再說什麼了。

### 千秋盛名一代大師

張大千晚年畫藝已臻化境，俯拾萬物，從心所欲，親友圍繞身邊，生活過得多彩多姿，特別是享譽寰宇，爲中國藝壇古今所未曾有，不愧爲曠世奇才，一代大師。

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，「中華學術院」頒贈張大千榮譽哲士榮銜，由院長張其昀親自主持典禮，典禮中宣讀由易大德所撰的頌詞云：

張爰先生，號大千，蜀之內江人，幼承闈訓，及長從李梅菴、曾農樞二先生學，刻意丹青，窮源篆籀，所習花卉山水人物，由石濤八大，上窺董巨，旁獵倪黃，清俊瑰奇，兼而有之。中年西上敦煌，臨摹石室，振千年之頹勢，開藝苑之新局，氣象雄偉，著色瑰麗，使人物畫爲之一變。喪亂以還，旅居巴西，歷游寰宇，周覽名山大川，廣接通人勝流，眼界日寬

，氣魄益宏，笠屐所至，展其畫於美、法、日、德諸國，從此大風堂名蹟，蜚聲國際藝壇；年來萬象羅胸，一心獨造，融會中西，橫絕古今，潑墨作畫，重抒個性，沉雄渾厚，元氣淋漓，遂使舉世欽佩，羣倫懾服，國家畫廊，允推祭酒。

張大千那天神采飛揚，精神奕奕的在親友的陪侍下，興緻勃勃的戴上了方帽子，在掌聲如雷中還發表了一段謝詞，並謙稱他的藝事成就有限，在筆法上不及某人，在佈局上又不及某人，在氣韻上也不及某人，在設色上更不及某人，反正不費吹灰之力，捧了許多同道，使大家非常歡喜，從而也肯定了他的藝事成就。

### 元首親授中正勳章

張大千的藝事真正獲得最高當局的表揚，是在他八十四歲生日那天，獲頒「中正勳章」。民國七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，也就是農曆四月一日，總統經國先生親自頒贈爲紀念先總統蔣公而設置的「中正勳章」給張大千，以表揚他在藝術上的卓越成就，推崇他的藝事及人品爲：

四川張爰，國家耆宿，藝苑宗師，寢饋敦煌，上窺唐宋，不唯淋漓大筆，蔚爲國光，亦且襟抱高華，久爲世重。特依據勳章條例，頒給中正勳章，用示崇獎之至意。

張大千雖然獲得了「中華學術院」的哲士頭銜，緊接着又獲得美國加州「太平洋大學」頒贈的榮譽人文博士學位，也獲教育部頒贈「藝壇宗

師」匾額，但是這一次獲得國家元首的親自授勳表揚，張大千真箇是歡欣鼓舞，視爲無上的榮譽和難得的寵渥，遂熱淚盈眶的致謝詞云：

今蒙授勳，不禁想起先總統對大千的關愛，昔年大千因在成都時，要不是先總統十分眷顧，大千不會今天還能從容我的藝術工作。大千漫遊世界各國，爲增廣識見，與諸藝術家接觸，又得我駐各國使節照拂，這都是先總統及前總統的關愛所致。今又承總統頒以如此崇高的勳章，大千只有感激，大千無以報國家，只有這一顆心，對國家、對總統，永遠效其忠誠。

「總統正勳字第二號中正勳章證書」中，有兩句話不僅使張大千感激涕零，從而也打開了他心中四十年來的鬱結，那就是「寢饋敦煌，上窺唐宋」八個字，不止是表彰他藝事上的特殊造詣，肯定了他三年面壁的成就，更重要的是不着痕跡的爲他洗刷了「敦煌盜寶」的嫌疑，因此，他把此次獲頒「中正勳章」視爲畢生的殊榮。

### 三薰三沐潑彩第一

張大千常說：「我不是一個豁達的人。」看似超塵拔俗，仙風道骨，實際上却經常受到俗事和塵慮的羈絆。他特別重視一個「情」字，有恩情、親情、友情、人情，更有愛情；他對特別喜愛的花木、盆景、奇石、書畫，如果未能如願擁有的，便會思念成疾；爲了構思繪事，考量佈局設

中景，往往苦苦思索，搔首撚耳，廢寢忘食，必至豁然貫通而後已。

張大千虛懷若谷，謙沖自牧，每天必撥出一段時間閱讀，以增廣見聞，變化氣質，除了「子書」而外，又愛涉獵一些「誌異」、「怪談」等書籍，藉以助長憧憬和想像。尤其關心事事物物，交往各階層人士，舉凡國內外大事、鄉里近聞、藝壇動態、名人趣事，他都愛聽愛講，常自詡為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。」在別人的心目中，張大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模樣呢？

張大千西入荒漠，在敦煌臨摹石室壁畫，拋開藝術上的貢獻與成就談，僅就其毅力、勇氣與精神來看，已足够吾人喝采的了。陳寅恪評論說：「敦煌學乃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，大千先生研究北朝唐五代之壁畫，介紹於世人，使得窺見此國寶之一斑，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。何況其天才特具，雖是臨摹之本，兼有創造之功，實能於吾民族藝術上，別闢一新境界，其為敦煌學中不朽之盛事，更無論矣！」

俗話說：「同行是冤家」，更有「文人相輕」的習慣，要不是衷心佩服，很難得到旗鼓相當人士的讚譽。大陸變色後，溥儒與張大千有一年，在日本江戶相遇，異域重逢，倍感親切，想起昔日同寓於北平的「頤和園」中，花晨雨夕抵掌縱談，燈燭輝煌合作繪畫，不禁感慨萬千，溥儒贈以詩云：

滄海四海風塵日，宇宙難容一大千；  
却似少陵天寶後，吟詩空憶李青蓮。  
關於張大千的藝事可分為三個時期，他說：

「張大千儘管以師承石濤著稱，事實上他所能的已何止是石濤一家？浙江、石谿、八大、四王以外的各個畫派，他無所不能，也無不可以亂真。採各家之長，加上自己的情性，豐富的生活，形成了他獨特的風貌，這是他「前期」的狀況。移居北平後，不斷研究歷代繪畫流派，收藏歷代名蹟，元代趙孟頫、吳鎮、王蒙、倪瓚等的畫風影響，又使他的畫轉到別一天地，不僅善於奔放的潤筆，也善於工細的描繪，一種豪邁的氣度，始終流露在他的筆端，這是他「中期」的狀況。五十年左右，又傾向於兩宋，北宋的董源、巨然，南宋的馬遠、梁楷，吸引着三薰三沐，這是他「後期」的狀況。」

謝稚柳更說：「潑彩是張大千發明的，古有潑墨，今有潑彩，張大千的潑彩有很深的傳統淵源，中國當代畫家，張大千數第一。」

張大千精於鑑賞，固然是盡人皆知的事，但他自譽「足使墨林推誠，清標却步，儀周斂手，虛齋降心」，却未免使人不無異議，王世杰就曾說：「張大千畢生致力於繪畫，亦畢生致力於收藏，現在雖多已散失，但他前後多年收藏之富，確是驚人。歷代煊赫名蹟，經其收藏者甚多，在近百年中恐無人能出其右。即裴伯謙、龐虛齋諸人的收藏，以量言或出其上，以質言或尚不逮。大千有天才，有如此豐富的私藏供其閱歷，而他又是一個能畫，知畫技，而善別紙絹筆墨的人，所以他更成了一個有優異能力的中國古畫鑑賞家。他本是一個謙和而不愛自誇的人，但却在『大風堂集』序文中，自譽其精於鑑賞，為百年來第

一大家。朋友們或有異議，認為大千雖然天份高，閱覽多，自己會畫，有超過別個鑑賞家之處，可是他似乎並不十分用力作考據，並不嚴格實行胡適之的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的方法論。他評古畫或跋古畫，其因循友朋之請而故意誇張失實者，固不能據以指斥其鑑賞不精，其非循人情，而僅因未嘗「小心求證」以致評判失實者，亦數見不鮮，此則不能使人曲諒矣！項墨林、梁清標諸人於此亦或不能降心屈服；可是儘管如此，大千實亦往往能看出他人所不能看出之點，故得失亦盡可相償。」

所謂「破墨」及「潑墨」，實際上即是畫家習用的水墨技法，水墨畫若是不能做到「破墨」，那便無異匠人們的「漆畫」乃至「鐵畫」，還有什麼韻味可言？姚夢谷形容張大千的「潑墨」與「潑彩」說：「大千繪畫三十歲以前是臨摹，三十至五十歲時將各家的長處汲取為己有，到了六十歲時始建立起自家的面貌，作風丕變，構想新奇，他的『潑墨』與『潑彩』，隨意揮灑，水墨淋漓，心手合一，運用自如。晚年更是雄心萬丈，奮發不懈，這種精神對中國藝壇是很大的鼓勵和啓示，給予年輕一輩更樹立了良好的榜樣，如以創作魄力而論，足以媲美畢加索。」

關於張大千的「潑墨」與「潑彩」畫法，在他大幅的「廬山圖」上，表現得最為成熟而圓潤，其他的作品張目寒則認為：「大千之新技巧，世人皆謂為『潑墨法』，殊不知大千為『破墨』而非『潑墨』。『潑墨』始於唐人王洽，宋米元章父子傳其法，直至元人，賴此一脈流傳，以此與

大千新畫法參互比較，實大異其趣，是研究新風格者不可不知，至於何謂「破墨法」，吾友臺靜農君論之甚為精審，其言曰：「大千居士破墨，筆耶非筆，墨也非墨，虛兮若實，實兮若虛，諷詭倜儻，變化無常，非能與造化者游，安能籠天地於形內，挫萬物於筆端？」其所以有此境界者，非積蓄之厚，曷能至此？大千曾自言「不襲米氏父子房山方壺一筆」，便知大千所創之「破墨法」，非昔人之「潑墨法」也。」

### 辛勤「老牛」勞碌一生

張大千表面看起來似乎是享盡了人世間的榮華富貴，實際他却是勞碌一生，他常自比辛勤工作的老牛，獨力支撐着一家數十口人的生活擔子；垂暮之年，只剩一目的好友，三更半夜尚臥在長案上揮毫作畫，從某一個角度看來，未嘗不是一個可憐的老頭兒。臺靜農在張大千八十壽誕時寫了一篇文章為他祝壽，其中有云：「千數百年繪事，至清季而益衰，吾兄大千居士始以石公風格，力挽頹風，大筆如椽，元氣淋漓，影響及於域外。世論吾兄起衰之功，為五百年來所僅見，余則以為整齊百家，集其大成，歷觀畫史，殆無第二人。」張大千當時正在病榻上，聽馮幼衡唸給他聽了以後，忽然神色落真的說：「我實在慚愧得很，平日畫的都是別人要我畫的，其實那些畫都不是我內心真正想畫的！」

現代繪畫的潮流是：簡潔勝於繁瑣，拙樸勝於靈巧，巨鈍勝於細膩。王壯為認為：「大千之可愛可貴，在於其畫之繁者、巧者、細者都是超

人一等的。不能精而能簡，不能具象而能抽象，可以嗎？凡人不可以，張大千可以。張大千之有破墨巨幀，却是他從無所不能的路途中走過來的。事實上細筆大筆，各有千秋，而其作品之豪邁光怪，到底是他個人所獨具，而他人不能企及的特色。張大千晚年的畫，顯而易見有幾個特點：

- 一、由細筆變成大筆。
- 二、甚至只見墨暈，不見筆跡。
- 三、脫落形似，表現意象。
- 四、雖是具象，已近抽象。
- 五、極度發揮水與墨的功能。

這種演變當然有其遞嬗過程，其過程和中國書畫的變遷，他個人生命生活的變遷，都有息息相通的密切關係。」

### 將山水畫推前一步

「大千多變，變無不興」，這是陳定山對張大千的評論，他認為：「張大千是一個聰明人，他從石濤起家，又把石濤一口氣吞入腹中搗個稀爛，吐得出來，化作唐宋元明，千百作家。」

張大千的繪畫風貌，從早年到晚年不停的在改變，是繼承前人傳統，發揮到了極限的不朽畫家。江兆申說他一生有三次高峯云：「青城山隱居期間，臨摹宋元名畫，成就達到第一個高峯；敦煌面壁，臨摹古人名蹟，成就達到第二個高峯；至於第三個高峯則在移居南美以後，夏日午後，山園驟雨，遂擺脫古人成法，完全以自己的方法來表現，遂奠定了他自己的風格。總之，他是吸收了古人的技法，又發揮了自己的創意，

對當今藝術界產生了極大影響與震撼的偉大畫家。」

既能將傳統掌握得恰到好處，而又能把握現代精神，張大千堪稱中國畫壇的第一人。歐豪年說：「張大千不刻意追求，而有現代的精神，尤其難得的是他將最後的生命，貢獻在中華民國，與國內藝術界一齊為中國藝術而努力，尤其難能可貴。中國水墨畫發展到石濤、八大乃至齊白石，雖已達登峯造極之境，但氣象却嫌狹小，尤其是齊白石的小雞和小蝦，雖具無限生趣，畢竟難比宋代的大山大水，要待張大千出，才將中國山水畫推前一步。」

張大千繪畫是順着傳統的路子創新，仍具有十足的中國情調，吳翰書一語道破了張大千對中國繪畫的貢獻云：「他畫山水，除了水墨，又加上藍及青綠的色彩，而這些色彩仍是中國的，對中國繪畫稍有研究的人，很容易由張大千的畫聯想到李思訓的『金碧山水』。張大千把中國古代用於工筆畫的顏色，引用到水墨畫裏來，開創了中國山水畫的新氣象。」張大千最足傳世的創作品，吳翰書認為並非「廬山圖」一類，因其未免因投合賞畫者的喜好，而有着太多的堆砌，遂未能落實，故仍以仿石濤的山水作品，和晚期的花卉作品，最可能在藝術史上永垂不朽，尤其是某些仿石濤山水，其功力甚至勝過石濤，必將垂名畫史。」

中國藝壇很難產生世界級的人物，乃是因為社會型態在審美上為一流連於「骨董意識」的型態，追求「陳香」而扼殺了生機。楚戈說：「張



中外雜誌

大千偉大的地方，就在於他比不少年輕人更敢於嘗試新技法、新形式，由於社會缺乏鼓舞的基礎，他不得不一方面畫那些熟練的東西，一方面還要說服他週圍的人，以及廣大有『返古病』的羣衆，『我這些潑墨，古已有之。』想起這些，我們便不得不爲這位老人垂淚。」

張大千的才華、成就、能事、風格是多方面的，斷不是單純一介畫家所可比擬，使人不容把握他完整的形象。何懷碩說：「大千先生的一生，自外於這個近代歷史的主流。閒雲野鶴，不食人間煙火；他的藝術，從內容到形式，是傳統精麗的華彩在現代的海市蜃樓。往後研究歷史的人，將爲這個人物與時代的『錯置』的案例驚異不已。他是純粹的傳統主義者，一位古典的耽美主義者。時代的脈搏，民族文化變遷的時代之痕迹，在他的藝術中，幾乎空白。時代之波詭雲譎，國家民族之危厄，現實之痛苦，民生之多艱，那是發生在大地上的事實；然而敦煌古畫與四僧的藝術，成了兩朵浮雲，托着這一位古典的耽美主義者，飄然遠引。這是大千先生的福氣，也是他藝術的局限。」

## 名滿天下心屬中國

一般人常說張大千是「富可敵國，貧無立錫」，謝家孝則認爲張大千是「名滿天下，心屬中國」。他說：「大千先生一生瀟灑，知己遍天下，晚年最睿智的決定便是返國定居。在中國畫壇上，卓然的大師地位，自是不爭之論，他是罕見的有福之人，他享受的不是人間世俗所見的名與

利，而是由他自己的努力，發揮盡致他的才華，更重要的是他知所取捨、抉擇，才能生活瀟灑自如，一生翱翔於山川美景、人情溫暖之間。」

張大千在畫藝、生活、形象、聲譽上，也許前有古人，但在現代社會裏不可能再有來者了；他的畫藝震撼寰宇，是無人不知的，而詩、書及金石也頗有可觀。陳維說：「大千先生的畫，幾乎到了隨心所欲，無所不能的境界，他的山水、花卉、人物、草木、蟲魚均冠絕當世，並且風格廣潤，能工筆、善寫意，即使在古人裏也找不到幾位；甚至用墨用彩也都到了存乎一心，出入隨興的地步。」

張大千的繪畫技巧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，而他鍥而不捨的鑽研，及追求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精神，更值得欽佩；尤其是他豐富的才華，所展現出來的光彩，令人目眩神迷，因此李霖燦說他是時代的見證人，理由有三：一、由於觀察、臨摹、紀錄、綜合的苦心經營，大千先生的國畫技巧，可以說是當代無人能及。二、由於豐富的閱歷、長時期的臨摹，以及閉門苦修，大千先生的藝術工作熱忱及全部投入，實在是一代楷模。三、由於天資敏悟，不斷琢磨，更重要的涉獵廣博，大千先生的詩文，都到了非常崇高的境界。

國畫家能够上承古代美術遺產，兼攝世界美術之長，使國畫的技巧、境界向上延伸一步的只有張大千。白宇說：「大千居士早年所繪仕女，面態艷麗，比例正確，衣褶曼曼；敦煌歸來，對人物的白描、傳彩，更有了特殊的變化，線條長而潤澤，衣帶飄舉，活潑生動，用色穠艷諧和，

雖然是朱砂石綠，在他筆下毫無煙火氣，即使顯得華麗些，也覺妙相莊嚴，美無其匹。早期的山水畫運筆繁而不亂，章法謹嚴；稍後結構奇突，繁簡皆妙，運筆多趣，傅色較重；後來則山川渾厚，草木華滋，筆筆是自家寫出，亦筆筆從古人得來；待至遍遊名山大川，領略了大自然的神貌，則空靈澹宕，意境空濶，靈氣迴蕩，大氣磅礴。花卉則命筆揮灑，游刃有餘，而通幅無一筆霸氣。他的荷花滿紙潑墨，襯上一兩朵嫣紅欲滴的花葩，更覺諧和而靈秀；寫意的芍藥，枝葉通體連貫，好似草書，花朵花瓣，在有意無意之間，染上一點粉綠與燕支，真有一笑傾城之態。至於書法則致力於北碑，功力深厚，一波三折，頗有畫味。榜書則力能扛鼎，小字則行款周密，所有題記與其畫面皆相統調。他的詩文天機活潑，不尚藻飾。詩、書、畫三者，在他是不僅擅兼，而使整個作品諧和一致。」

張其昀盛稱張大千是時代精神融鑄的一代偉人，最重要的是張大千是中國人，他代表着中華精神，什麼是中華精神呢？

一、頂天立地——一個中國人要有頂天立地、繼往開來的精神，要有開拓萬古的心胸，要有所不能的氣概。

二、求精求新——以集大成爲理想，自己有了宗旨，然後尊傳統而貴創造，精益求精，日新又新，自強不息，力爭上游。

三、深識遠覽——一切求其在我，自己先要立定脚跟，而後超然遠覽，淵然深識，具有並行並育的達觀，廣納衆流的雅量。

四、大義凜然——實事求是，心物並重，倘若精神與物質不可兼得之時，則決定要重精神而輕物質，甚至會犧牲生命以維護榮譽，這就是節操。張大千就是具有以上四項中華精神的人，也是一位具有至誠坦惻的真性情；有了真、才有善、有美、有聖；優入聖域，便是宗教精神，也是儒學精神的真諦。張其的認為世界各大宗教，綜括起來不外乎八個字，便是「養生、慰死、樂生、樂羣」，以此標準來看張大千的為人行事，則見其途途是道，無往而不自得。

### 畫傑人豪埋骨梅丘

張大千的一生彷彿就是一部「中國美術史」，融合了古今中外各家之長，是畫壇怪傑，也是一代人豪，他不但消化了傳統法度，更吸收了外國抽象表現繪畫的精神。行萬里路，讀萬卷書，不僅擴展胸懷而揚棄固執與保守，進而融合中西優點更上層樓；且由於腹有詩書，乃能在畫面上充滿中國的文人氣息和詩情畫意，具備了傳統和現代的華彩。民國六十八年暮春，也就是張大千八十一歲生日過後，決定要為旅日僑領李海天的「假日旅館」，畫一幅六尺高、三丈長的大幅「廬山圖」，作為旅館大廳入口處的屏風，俾使進門的客人目眩神移兼可震懾全場。

畫這樣一幅大畫，簡直就是一次嚴苛的挑戰，而畫他從未到過的廬山，更是一項大膽的嘗試，他要讓人瞭解：「你們說我老了，我偏要畫一張大畫兒，拿點本事給你們瞧瞧！」

購買巨幅絹料，改建大畫室，製作三丈多長

的大畫案，再加上找資料，進行構思佈局，就這樣折騰了兩年多，才在民國七十年七月七日隆重的開筆了。由於健康的關係，畫畫停停，此一曠世巨構，在他「拚老命」的狀況下，前後費時一年半，終於有了眉目，並已有了題畫詩云：

不師董巨不荆關，潑墨翻盆自笑頑；  
欲起坡翁橫側看，信知胸次有廬山。

「廬山圖」還沒有完全竣事，「歷史博物館」便已定好展出日期，只好送付棧托，如期展出，準備等到展覽後再行修改潤飾。全畫層層疊翠，雲霧氤氳，古木森森，飛瀑流泉，山勢雄偉，氣象萬千，令人悠然神往，似乎置身其中。畫上有題詩兩首，並未署款，表示尚未完成，日後還要加以充實。題詩是：

從君側看與橫看，疊壘層巒杳霭間；  
彷彿坡仙開口笑，汝真胸次有廬山。

遠公已遠無蓮社，陶令肩輿去不還；  
待洗瘴煙橫霧盡，過溪亭前我看山。

畫上題詩與原先的腹案略有不同，原先的那一首太過自負，容易受到批評，而中國山水畫很難表現立體感，無法使人有「橫看成嶺側成峯」的感受，所以不得不稍加修改，更加上「虎溪三笑」的故事，就比較穩妥多了。

由於「廬山圖」展覽時間迫在眉睫，張大千在三班特別護士的照料下，日夜在「摩耶精舍」的大畫室內趕工，全家上下也都跟着他團團轉，心臟稍感不適，護士小姐便立刻遞過藥來，稍事憩息後，便又伏案動起筆來，幾次曾經暈倒在畫案上。這幅空前的巨構，的確花費了他太多精

神與體力，正確說來，不止是一次嚴苛的挑戰，而且更是一次生命力的透支與掙扎。

民國七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在「歷史博物館」的畫展隆重揭幕了，同時展出張大千四十年來各個階級的代表作品，他破例的出現在展覽會場，與萬頭鑽動的參觀羣衆寒暄，神采奕奕，精神愉快，銀髯飄拂，紅光滿面，但是誰又能體會出這個老人內心的焦慮、煩惱、疲憊與落寞呢？張大千一生篤信卜相之說，五十歲的劫數雖然驚險萬狀的渡過了，黃包車伙作了他的替死鬼，但是據香港的一位著名星相家說他八十五歲另有一次劫難，如果能够關過，就可以成為百歲人瑞。

「八十五歲有一關」，始終是張大千心中一個難解的死結，他要儘快把「廬山圖」完成，又趕着畫了八張畫，趁他的公子葆蘿赴日本購買各種梅花之便，送給日本的朋友，並叮囑稱：「要買含苞待放的，不要等一年才開花，明年說不定我都不在囉！」

果不其然，張大千在長時期疲憊不堪加上心情鬱結的情況下，在三八婦女節那天，因為心臟病再度發作，而住進了「榮民總醫院」的加護病房，三月十二日竟然停止了心臟跳動達一分鐘之久，從此神智昏迷，再也沒有醒過，一直拖到四月二日清晨六時四十分益形惡化，延至八時十五分心跳完全停止，一代大師終於溘然長逝了。

張大千生於民國十三年五月十九日（農曆四月初一），卒於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二日（農曆二月十九日），硬是沒有關過八十五歲生日的大關。張大千遺體於四月十四日火化，骨灰於四月



十六日安葬於「摩耶精舍」後園「影娥池」畔的「梅丘」之下。按照生前所立的遺囑，「摩耶精舍」捐獻給公家，由「故宮博物院」接管，開放供大眾參觀憑弔；所遺書畫文物，全部列成目錄，計書畫七十五件、宋絹及明清紙七件、清墨一盒、大風堂選毫四支、石硯一方、木雕觀音像一座、奇石五塊，於五月十三日，也就是張大千八十五歲冥誕的那一天，正式點交給「故宮博物院」收存。衡情度理，張大千的遺族若把價值連城的書畫少捐出幾件，本不會有人知道，而且也不至於遭人批評；因為遺囑中並沒有訂出一個目錄，顯然有極大的伸縮範圍。然而徐雯波夫人及公子張葆羅仍然遵照遺言，悉數將珍藏書畫全部捐出，在捐贈儀式中，「故宮博物院」院長秦孝儀致詞說：「若無賢妻良母如張夫人，孝子順孫如張葆羅和張心聲等，這一件事情恐怕不會這樣順利而在短期內實現。」

那一幅尚未落款的「廬山圖」等於是張大千生前的力作，雖然是為李海天的「假日旅館」所繪，但是此時張大千已經仙逝，李海天自然也不忍心堅持非要此圖不可，最後經由遺囑執行人會商建議：此圖應為張氏傳家之寶，張大千八子，可能的話，都應在圖旁簽名蓋章；倘或以後因無法保存而非賣不可時，理應徵得每一個人的同意，換句話說，在圖上簽名蓋章的每一個人都擁有絕對的「否決權」。

張大千晚年移居國內，是為自己心靈找一份歸屬感，樹高千丈，落葉歸根；在「摩耶精舍」中，由親朋好友的笑語聲喧中，他確實盡情享受

了幾年繁華如花雨的繽紛日子。然而他內心是矛盾的，他總想在他有生之年，擺脫既有的生活型態，歸真返璞，息絕交遊，祛除「身不由己」的無奈，好整以暇的過一段完全屬於自己的歲月，畫幾幅真正令自己滿意的傳世傑作。「廬山圖」就是在這種心態下動筆的，然而尚未完成竣事，他就抱憾而去了。張大千一生是頗為「入世」的人物，他喜歡熱鬧、喜歡揮霍，美食、美人，凡是一切美好的事物他都十分熱衷，雖然才氣橫溢，造詣非凡，但只是「狂來筆力如牛弩」時，偶而一現而已。他為吃、喝、玩、樂耗去了太多的精力與時間，倘若能像八大山人那樣「片肉旨酒，可以卒歲」，真正作到「超然離塵俗」的境地，他的聲華與成就自必更加可觀。因此名作家高陽以「追憶大千居士」為題，集李義山詩句，做了一首七律云：

萬里雲羅一雁飛，十年移易住山期；  
天涯地角同榮謝，月下繁香不自持。  
直道相思了無益，上清淪謫得歸遲；  
狂來筆力如牛弩，一片非煙隔九枝。

詩中頗致惋惜之意，認為張大千是「自有仙才自不知」，倘若他能充份發揮他的「仙才」，豈止是「五百年來一大千」而已。名記者謝家孝則說：「別看張大千一把大鬍子，雖具『道貌』却並不『岸然』，風趣俏皮起來，頗有『老頑童』的味道，就憑他這種不失赤子之心的天真性格，雖然他常自我幽默，從來沒有年輕過，但他給人的感覺却也從來沒有『老』過。」

張大千的氣度、風範和談吐，承襲了中國傳

統的風貌，氣質高雅，自然親切，具有典型文人活到老、學到老的習慣。畫家江明賢說他：「虛懷若谷，氣象雍容，由於其謙沖風度，造就了氣勢雄偉的風格來。他的藝事已與自然結合一體，正如他的人生與自然合而為一是一樣的，隨心所欲而不踰矩，達到了藝術創作的最高境界。」

廣大人羣對張大千的特殊禮遇，正表現了對文化藝術的尊重，對人才的愛惜。張大千是中國士大夫的典型人物，注重生活享受及排場，而且也崇尚自然，悠游自在，更富於民族精神，正氣凜然，具有高風亮節的君子之風；雖然生活於現代，但却熱愛傳統文化，盡情陶醉在古人的精神生活之中，所以有人說他是「現代的古人」，認為他的逝世，不啻是為中國藝術家傳統的瀟灑形象，註上了一個「休止符」。總統褒揚令云：「四川張爰，著年令望，藝苑宗師，天賦高華，發為繪事，深功博古，妙悟創新。所作自東徂西，馳譽光國，歷名都而展出，拓異域以流傳。遠遊歸來，多難明志，中原海上，下筆成圖，忠愛於丹青，寫山河之壯麗。探其藝術成就為獨步，於我文化復興為有功，繼往開來，永垂不朽。遽聞溘逝，悼惜殊深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昭文節。」「文節」二字有如諡法，這道「褒揚令」不妨視之為「易名」之榮，也是他一生收命定價準據。張大千繪畫造詣與詩文、書法均能獨樹一格，待人處事之謙和，尤足以博得大家的崇敬與讚美，特別是愛國的情懷，志節之堅貞，更為人所稱道敬佩，其流風餘韻，光彩與聲華，必將使人懷念不已。（全文完）



①1947年張大千(左四)與溥儒(右四)及友人在頤和園合影。

②張大千偕夫人與兒孫、孫女婿、外孫女合影(文見142頁)。







①左起摩納哥王妃、王子參觀張大千所繪廬山圖。

②張大千與河南梆子戲名伶王海玲合影(文見142頁)。

